其請若曰郃距京僻且遠爾父母國之比鄰也其往為朕撫循其旄倪州境介潭衡控湖右地磽産薄民魯而勤穡事士愿而無異習侯審其易理始至諏咨利病簡節條目待之猶父兄之於子弟令行化洽人喻其心賦輸以時庭無留訟公暇周覽官寺位置卑狹率不中程度而黄堂為甚丹堊漫漶楮柱欹傾楹柱蠹敗過者怵惕若將壓焉侯愕曰郡由偏壘升節鎮而饗軍之堂把湫若此將何以飭侯度肅視瞻於吏民吾將撤大而更

張之合二邑歲入供上送使具有彝制而留州之數殆
無以給用度前此堂寢之加葺園池之苟有不亦艱乎
哉吾聞之廉可以律衆勤可以集事儉可以無煩於民
矧吾州阻山為國非通都大邑車馬馳騖之衝非公燕
庖廚經旬朔闃無爨烟約已節用是究是圖庶克有濟
謀之掾屬信期會覈登耗節浮冗苞苴不以交鄰無名
錢不入私府日積月累期歲而稀藏之儲有羨乃度面
勢拓其尺度悉撤而更新之以廣壯革隘陋以輪奐易

侯之牧州也焦思以軫民瘼啇已以裕公儲更造斯堂匪事遊覽將礱石求記於舊同朝程子而侯也棘心之疚方新士曹於程子有葭莩契侯意所屬盡介以請伻來以圖義不可郤聞之春秋之書新作譏不時也是役也僝工已酉之冬竣事庚戌之秋易故為新而不奪農時不傷民力刻辭紀事可無愧侯名臯字希周擢嘉熙戊戌進士第三人第文學行誼蔚然為時聞人乘一障萬山中治行焯焯若此一堂之建未足展才而營建顛

末弗可以弗志也乃大書而壽之石俾來者有考淳祐十有一年龍集辛亥夏四月吉日中大夫寶章閣待制新知婺州軍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眉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程公許纂朝請郎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高斯得書并篆額

序

周鑑序

昔者孟軻氏嘗述夫子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

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蓋列
國皆有史官周天王為天下共主禮樂征伐所自出焉
得獨無紀載歟周禮春官之屬有外史掌書外令掌四
方之志掌三王五帝之書此即周史官之職也墳典遠
之四方人人得以誦讀故能長存於世周史不知何自
散逸幾與晉乘楚檮杌偕泯沒而無聞甚可惜也猶幸
魯史經聖人筆削得與易詩書二禮並傳年月日之間
加一王字所以示賞罰予奪非周天子不得專名曰魯

史實周史也書法謹嚴賴左氏傳旁採列國史詳記其事使後世沿事以求經不為無補然周自后稷基王業至文王受命作周武王克殷以有天下成康以守成繼統宣王以勵精中興平王東遷訖於孝末歷三十四世享祚八百六十七年其間理亂得失散見於詩書六典大小戴記諸子百家之文可為萬世鑑者莫容勝紀惜未有博採精擇輯為一書以補墜典翼聖經者豈一代謨訓闡揚固有其時耶吾友宋煇彦祥幼嗜古及壯自

知命不偶時棄去科舉鋭精典籍刱義例著成周鑑一書因糸序之後先摭經傳之紀述研核同異斷以己見積二十年奮萃之功始克脫藁蜀羅敵難彥祥避地峩眉山中寢食與俱間關出峽届洪都探篋校所亡失借屋蕭寺杜門省記久之而成全書余時以少蓬直西掖移檄江右俾索本上秘府有司視為迂緩弗之省會出守宜春招彥祥館郡齋為京札翰集小史抄錄移書達之部使者江公子遠子遠嘉賞欲轉以上聞留備乙覽

亡幾罷去彥祥以余悉其論著之苦句為序引記以永
其傳竊惟三代有道之長周為盛此無他仁之涵養也
厚禮之維持也固而已行葦之序以仁及草木或以福
祿言王通氏亦云周禮其敬天命茲其證也誠使文武
成康之後子孫繩繩世守勿墮則召旻之詩安得隱然
以池之竭矣不云自頻為刺而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
衛武公寧遽為之戚嗟乎以古為鑑可知興替彥祥此
書之作所以為萬世有天下者之戒意甚切也成周遠

矣即是編求之一得一失一理一亂如鑑對形萬古猶目前也彥祥眉山人先考君擢慶元丙辰鄒其榜進士第以文墨議論推重搢紳彥祥與兄光載熟聞過庭之訓常以所學質疑於鄉長老雁湖悅齋二李先生源委濬深其得之父師者蓋有自云淳祐四年歲在甲辰良月五日同郡程其序

送軍器監丞秦侯入覲序

安岳秦侯以儒學起家為二千石其為人碩大頎整器

識稱之文章自作一家體不為陳言理體密察而本以寛恕由銅梁吏巴郡所至籍籍有治行會西垂連年用師武備單弱敵兵坌入天漢三泉武休潰卒相挻為變侯以偏壘遏其鴟張列柵近郊意有憚而不敢肆逡巡引郤鷙入他境武不足以折其暴誠不足以戢其偷燎原炎炎寖不可遏閬果遂之民其孰不以巴民為天幸而恨秦侯之施局於千里也會有詔起節度使儀同安公于家授鉞專征督諸將合圍進擊不淹月妖腰亂領

併膏鈇鑕幕府上功簿安公愀然變色曰爪牙之衞而腹心之梗赤子於昔而蟊賊於今是孰使之然哉有告於公方變作之初秦侯嘗有意於招降之策矣人情不大相遠捨逆為順不過翻覆手間斯策果行禍不若是慘也既往何咎方來可圖世故多端人物滋眇有才若此不以白之吾君公之天下而私以為賓介之選於心獨無愧歟飛章籲天上頷其奏詔以軍器監丞入覲士大夫交手相慶不但為秦侯一吐氣抑亦幸公道之獲

伸而蜀產之不遂終棄也重南輕北昔人有遠識謂為分裂之萌邇年以來廟堂意忽遐外士之進用者落落如辰星不能獨當東南一郡憤氣鬱積天用疾威假時運之搶攘彰才具於艱棘而侯也首以瑰望為蜀士名用之倡秋濤噴薄鼓枻東去延頸乎登仙之慕拜手乎三接之禱愛人以德者所不當爾耶公許嘗拜侯於成都再侍於武信望其容毅而溫接其詞莊而裕退而歎然若有失已而充然如有得夫遇合之難自昔為病或

失之於交臂或迷之於目睫然世固有一言之契不由紹介而意氣相許者殆天授非人合也未同而言古訓所戒然後學所以事長者不當援此以自晦敢誦所聞請於侯侯其許之乎西南一面幸奪命於蛟涎改絃更張未可中輟事有可否見有異同裁之以公雖怫何病然上流之託以令揆昔其難百倍若非公朝推誠委任使得以展布四體即諸葛復生亦無所措手昔威愍宗公留守東京經理有緒異議中沮憤不得伸遂使王業

偏安中原淪沒遺恨千古言之痛心愚以為今日所當
鑒殘敵窮蹙相挺為變兩河山東雄傑環起兵交始此
釁端日滋蜀自古以陸海擅名以天險立國今財殫兵
弱險為虛設變故繼扇人心易揺所當中外一心上下
併力往復可否協濟艱難如韓范以西事並命宣威陜
西河東之時范議增兵韓與之異杜富當國主韓抑范
而范意亦不以為忤也愚以為今日所當法侯以儉府
元僚入為中都官面對扆扆退謁宰相於政事堂安知

不以西事咨焉從容數陳所以沃帝心贊朝筭者取之胸腹如繭抽絲緯文經武何適非用蜀父母邦也言之可不盡乎公許少讀書知所趨向見有抱才蘊識可期以古人者私竊企慕恨不為之執鞭聞之伯修張君嘗辱侯之譽以齒牙也於其行義不可以無贈詩不云乎我儀圖之愛莫助之請書以為送侯之序

送果州使君楊文叔赴召序

公許童丱粗省事侍儒林文人評當代人物間有古遺

直曰老圃楊先生學粹行芳日光玉潔拱手問姓字不覺神悚形肅私願為之執鞭而生晚無由窺牆仞常怏怏為終身恨嘉泰癸亥始識今果州太守楊徵君於左綿郡泮知其為老圃之嫡子竊自以心語口此生何幸得端士為楷模而後喜可知也流風不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求如徵君父子一家後先相望譬之朱絃疏越清廟之遺音天球粹温有國之鎮瑞俗眼之所眩而俚耳之所愕獨何怪歟老圃以直言擢上第以廉平稱吏

師累辭旌招持節建閫藹有聲聞晚節不樂通訊權倅白首卧家十餘年士論歸重以為范景仁劉器之一等人也徵君胚胎先烈正直强毅得於生知輔以趨庭義方之訓麗澤講習之功以名節行義為膏梁視軒冕金玉如塵土先皇帝在御宣威大臣露章薦於朝一再命名循牆固避會丹成鼎湖嗣聖訪落收攬耆舊協濟艱難以徵君為賢有詔趣召徵君躍然投袂而起吾黨之士一為公朝賀一為徵君疑公許曰不然凡出處去就

何常惟適於義而已晨門之吏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為
夫子譏荷蕢之夫以有心哉擊磬乎為夫子疑二子勇
於避世果於忘世者也聖人以利澤生民為心視天下
無不可為之時而忍於避忍於忘之乎不寧惟是公山
弗擾召佛肸召子皆欲往而子路不悅彼師友函丈薰
而炙之如由也勇於義尚不能盡知聖人之心則亦無
怪乎晨門荷蕢之流也已故曰夫名我者而豈徒哉如
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又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

而不食徵君行矣士大夫風俗一壞於嘉泰開禧之學禁再壞於嘉定之更化三十年間方剛為圓剛揉而柔波蕩風靡拱視天下事變之極如大厦之仆風雨漏舟之沉江湖猶且委曲遮護相與誦歌談笑若無事時其間毅然有特操能以忠言讜論為國家扶綱常於綴旒續氣脉於沉痼屈指中外落落幾何人徵君行矣直已以信其道至誠以盡其言陰極而陽剝盡而復安知夫不能牖聖君於一聽聞之頃乎雖然磨而不磷涅而不

緇惟至堅至白者能之堅白未至而欲嘗試於磨涅此滔滔者所以甘心乎磷緇而莫之悟也若徵君者其堅之至而白之至者歟昔逡巡而避今翛然而往徵君之於進退語默權衡之審矣道之行不行是則有命焉若徵君者其能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也决矣先凡伯剛父仲遜父於徵君為同年生朞疇昔又從徵君游故其贈行請以聖門出處去就之大義為士大夫釋所疑他日持斯文以證當知老圃為有子而朞為知言也寳慶元

年九月日序

送前益部漕寳謨寺丞范公赴召序

始朝廷以江西范公戍安豐有異績擢守涪會尋改鎮嘉邸所至不待黔突至是持節將漕益部久駐踰六年中閶以備禦奏功璽書加賜顯秩由中秘郎拜太府寺丞陞寳謨閣恩寵赫奕同時乘軺車使西南者不逮也公感渥恩殫勞厥官久益不懈累疏請代詞旨懇切制詔入奏事公使蜀日久樂其風俗之媺教化之易以施也

時其喜怒哀樂而調適之剔其螟蟊稂莠而扶植之故惠利之洽於民者深民愛之若父母誠心之孚於士大夫者一士大夫尊之若師保父母之顧復而師保之振德不虞一朝之舍我而惸惸其無依也是以驛召之始至也其君子抃手以相慶其小民蹙額以相告其抃手以相慶也幸其功之見知而公之所施者溥也其蹙額以相告也畏二天之奪去而蜀之所芘者遐也人情不大相遠或欣或戚無非發於誠而厚於公者有質於其

曰子昔以文贄范公一見賞晤命掌記室旋擬爲左綿文學掾削牘論薦游談引重公之門多士雲翔而予則薦臺之隗也於公之行也將何詞以寬其小人之戚又何説以荅其君子之望其薰炙公道誼歲月遠矣其明練靜密者不敢臆度論也其劬躬而惻民隱泛愛而别品流則未知與古人何如耳蜀自更多故利在齊民取無遺算行齎居送公疇昔軫如傷之視而汲汲乎一分之寬不啻己之饑溺入對便殿必能爲上開陳圖所以

利其後岷峨悽愴未嘗一息不在公思慮間而尚奚慼
乎雖然寛小民之慼也易而荅君子之望也難今中外
事勢沸渭紛紜如杭漏舟涉大川海飇起濤洶莫知所
屆而執事者未有深思碩畫為國家固基本排患難之
道奏疏之傳四方類皆鈎摭微細苟以塞責免咎豈朝
廷之大獨無一士諤諤昌言者乎習俗弊其前名位怵
其後自非秉志剛强其不淪胥以溺者鮮矣文正公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終其身忠文公十

九疏請建儲卧家百日鬚髮為白此公之家法也大丈
夫願忠於君不以官之崇卑二其志公由儒學超擢官
不為卑矣榮晝日之三接效朝陽之一鳴茲非其時歟
某受知於公也厚感恩於公也深而所以期於公也遠
且大倚廬銜恤竊慕昔人上書時宰論天下事而聲迹
冗賤瘖不敢吐夫善類不常有有則天下之責四面至
矣此某所以妄臆其易者之無不言而期其難者之能
盡言也憤懣感激因或者之問失詞以答而書以為送

行之序詩不云乎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嘉定十七年二月日門人程某序

送制置閣學侍郎崔公赴召序

先是北敵乗勝奮長驅之師闖我三邊蜀口以不戒禍尤慘武休潰卒倒戈挻變既芟既夷民志未固上當宁太息亟命冬官侍郎五羊崔公以鈇鉞鎮益部入辭便殿玉音隱然蜀逺且陋民警於多難惟是吏治臧否邊防緩急合六十四郡咸汝咨公頓首奉詔即日戒途始

公奮自孤遠遊膠庠擢名第以清忠端亮為廟堂簡注
立功立事藹有聲實龜鶴萬里未至而人已孚入境下
車刑賞信必官祇厥事民無惰遊軍律以修吏姦以戢
未朞年治成制定會旬宣虛位公以便宜客旨往莅其
軍旋有詔由侯對陛雜學士真除四川制置使邊不撤
戍至是五年矣將驕卒惰怯戰而怙亂重以士大夫溺
心功利之說不奪不厭民病謷謷訴天靡所公疇昔軫
念於斯牽掣而莫得伸者一朝如轉圜石於千仞之山

決積水於千丈之堤民氣太和無憒不洩易諸將蒐練卒乘號令風采能使人畏而愛之其幸甚辱公深知於入蜀問士之初十乘啓行命執鉛槧從賓客後侍言笑於碧油之幕凡六閱月握吐接士則姬公旦夙夜匪懈則仲山甫諸葛亮之公道范孟博之清德羊叔子之方略凡異時想像於簡册者幸薰而炙之請別轅門歸遭酷罰伏苴絰以奉喪葬尚公之德宇焉依郵音飛傳上有閔勞賜環之詔搢紳戀嫪介胄愕顧賈議於途農蹙

於訩昔公未來有銜莫吐公既來止如病得愈天胡忍此奪我慈母容有聞而諗之曰國家南渡今茲百年中原瓜分敵亡無日銀夏諸部不可以為援山東新附尤難於堅凝師老力殫隱憂轇轕此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況中外寒心於國本而儲極未正尚不能無疑於憂國者之懷論人才則軟熟者容鯁直者斥天下大勢危若綴旒而士大夫恬不知畏得如公數十輩坐廟堂主國論庶乎其砭鍼於斯世奚西南一隅獨能私其利哉

聞者愀然變乎色曰子之言諒矣雖然公之未專事任於全蜀也將佐之能否無所辨卒伍之功罪無所別户籍檢括鹽酒規贏營田屯田騷然椎剥威假於狐鼠冠竊於沐猴公之閒府也髮櫛而苗薅之事聞於朝久乃不决夫去數汙吏難若拔山於公心寧不拂鬱於此使公而入贊樞軸吾知其决不能模棱兩端容容以取厚福也審矣客聞斯言疑以質於某曰子獲私於崔公盍爲訂其説某竊嘗聞之孟子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

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蓋時運有興替吾
道有汙隆謂之命直道而行不可枉者謂之義君子信
其在已惟義之從君子不謂命也公之心若權衡因物
以見輕重不能為物作輕重彼黷貨讎民而莫知夫禍
人刑之可畏者公固因民之怒執而付之有司矣網漏
吞舟則有任其責者公心其何慊歟天祐國家錫公以
康寧壽考使之儀刑百揆宰制六合則凡志士仁人為
吾君癙思而不得釋者吾將有望矣詩不云乎籊籊竹

竿以釣于淇豈不邇思逺莫致之甚素韡端憂聞公之去不得再拜以别懷恩未報望逺悽斷搔首秋風渺不知再侍之何日也嘉定十七年二月日門人程某拜手謹序

送新㡌安使君度侯西歸成都序

浩齋先生楊公為益部詳刑使者忠厚欽恤事存大體公退引賔客人士與之講學漢嘉舊隷臺治郡丞合陽度侯與公為師友每請見談經析理往往卜夜不能罷

官滿當代上命為金堂守未及瓜為楊公留七閱月江
風清暑扁舟至成都士與民咸惜其去客有聞而諗之
曰地方千里齒民版者不啻數萬丞貳郡政事任之專
非牧守比度侯何以得此於民也曰不然今薦紳之論
鮮不曰為州縣之難而為州縣之難不若為民之難男
耕女絲應縣官之須日不遑給憔悴困苦未有甚於此
時而為之上者方且掌握三尺假公以濟其私一有怨
嗟又從而讐之曰是有分焉如之何其不使民羸且戚

也侯之殁吾州也亦豈家至户到人人悅之耶寛大樂
易凡前後守將以慘毒爲能侯從容贊決陰以義理化
其悍强使之感愧而無所肆如斯而已矣余聞之憮然
昔明道先生所居官每書視民如傷一語於左右常恐
其行之有愧士大夫苟能一日用其力於斯則所謂若
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者其慈愛之實固非
外鑠而强爲之也侯自蚤歲讀伊洛書有所省入齋粮
萬里請問於晦翁先生得求放心之一言由是而後充

其所知體驗力行𢍰思不舍令德益懋行益粹而欿然於懷翫索講求無一息之間斷自其與楊公游也志合道同神會心契其於一事一理格之至而發之審譬之水盈科而進燈加膏而光固亦理之常壮風驛騷機不容髮懲羹吹虀之論滔滔滿天下而嫠緯隱憂則有大可寒心者愚以謂今日扶持國家之本在得民心得民心有道在革士大夫之心士大夫之心之蠹也甚矣誠使知味乎講學之樂致察乎義利之分移愛子孫之心

以愛民推為己之念以為國天下之事奚足慮哉以俟
之博大純實其欲己立而立人己達而達人蓋自以聖
學為重任聲名暴白當有引類而進之者行將去是而
羽儀天朝顧有以告於吾君起民病於沈痼導人心於
公直壽國脉於無窮事在今日如拯溺救焚不可緩矣
公許不敏承學於楊公之門且幸朝夕辱從俟游不鄙
其陋以為可教演充養之義為之銘坐右觀省敢不求
所以克私補過重拜俟賜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

心藏之何日忘之於其行請誦斯語為序以別嘉定八年六月庚子眉山程甚謹序

送江油使君司令洪公赴名四川制屬項公入侯班引序

璧瓚瑚璉煇煌乎宗廟之美杞梓楩楠委輸乎匠石之門國有鉅人焉其寶器之府而異材之藪歟五羊崔先生之鎮蜀也其賓介皆一時選曰於潛洪公宣城孫公括蒼季公後一年而永嘉項公始至先生清峻威重居

令行古劬躬而務博施密察而崇大體其為文章尤精勁雅健搢紳大夫造其門蹴踖悖悼斤輟於手絃縮於袖而四君子者從之游獨久而不渝大宰人奮所長畢知無隱而言行皆以先生為準的故能情親若父子義重若師友殆天作之合非苟然也公許蜀之鄙人不自意一言之孚攜手而升之堂上退得與四君子者相周旋雜蒹葭於琬琰之林藝艾蕭於蘭茝之徑光采之所照耀芬馨之所薰襲縱未能化而同退而察其私則亦

幸而不為善類之棄也先生匪躬盡瘁拯蜀民於險阨至是三年餘矣治定制成奉詔入覲洪公守江油期月同賜命名而項公亦以通籍入侍班引舟自嘉陵銜尾下三峽獨孫季二君子以官守宿留未即去搴芳杜若之浦排雲蒼龍之闕志同而氣合蔚相扶而炳相輝鴛鷺歸倦仗之詩彰義主賓未得專媺於前也公許孫苦病羸壯志銷蝕千金敝帚拜貺於先生者厚矣游談引重曷敢復以累諸君子嘗竊自念洪公下筆妙天下而

屈與商論項公温雅有檢柙而辱為同年親喪未除銜恤丘隴離羣索居之感安得而嘿耶太史公有言曰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諸君子得先生而事之終身其為名也遠矣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驥尾蒼蠅千里可致先生抑有意乎顧從諸君子證之

北巖序

嶶學尚書弘農公授鉞鎮瀘以無事治暇日領客北巖

憑高四顧景與心會乃即仁祠之舊剏為禪林左有五峯連娟競秀作書院其下以來四方之游學者追漢忠武侯遺志為北定堂因山之崇卑搜奇抉勝壓以小亭危栅覆苫鱗瓦簡朴幽雅而曠如奧如之境皆擅其妙公許晉謁節下一再侍杖屨相徉觀覽每欲選義考辭有所紀述而文不逮意間得數語隨筆抄記歸舟容與乃能編綴為北巖二十詠思荒語澁無以摹繪勝槩庶幾萬一託不朽於名世如太虛賦黃樓云賚慶歲丁亥

重陽節前四日門人程其拜手謹序

送胡侊子仁序

杜少陵崎嶇戈戟間轉徙巴蜀簡成華諸子詩自訴其飢餓彌旬敝衣百結空堂日晚吞聲灑淚阨窮亦甚矣賴嚴中丞為結屋浣花溪上舉家始有棲託盧玉川洛師破屋數間怪辭驚衆韓吏侍時為河南令愧鄰僧之送米捐餘俸以助其祭祀自昔騷人墨客類皆拙於謀生而鉅公達官則不以傾身下士為憚風流相尚千載

猶可想見其高致也金華胡君子仁雋永書傳嘗以多
聞自列落落不偶則退而殫思於詩詩益工而家益貧
西山鶴山二君子盛稱道之負笈京都以明道明經明
學三論進闕下不報朝紳高其義為白大尹延致三賢
堂戊戌七月颶風大作蘇堤之柳拔者十之三四有司
規以為薪給酒人之須子仁曰不可此蘇公手植愛其
人而思其樹忍加之斧斤乎家餘良田二十畒走僕鬻
於鄉之大姓得錢緡課丁夫盡舉而築之緑陰界湖還

復舊觀身之寒餓不遑恤而懇懇乎惟蘇公茇愬之是
謀人之迂子仁者衆矣子仁方且移胡床嘯歌於清陰
之下攬湖山穠秀於几席間休休自得不知其為迂也
葯房荷屋蓀壁辛楣三賢之與儕而風月之與鄰子仁
之取於世也能幾何而尚不容一朝寧其居嗚呼嚴中
丞韓吏侍代豈無其人哉子仁之游道甚廣凡今之大
夫士以勲業聲名暴天下者半為子仁之知己子仁奚
旅瑣之病而不即以謀之乎子仁行矣鼴鼠之腹奚耗

守高其節義表閭於朝前後三奏始有旨命州縣長吏
旌其門閭適道傳父補中當理舟東征宗族鄉黨榮之
維聖朝表節義以勸風俗雖著在令甲而蒙被渥恩者
實爲希闊之遭太孺人躬其艱而食其報可無愧道傳
父謹佩慈訓篤志修名期無忝於所後斯可尚已膠庠
英俊之數上國衣冠之會道傳父自遐遠遊其間所見
者大所交者廣氣當益充學當益進文當益工令聞廣
譽歸悅其親科級之華抑又其次也道傳父立志甚弘

之國此特為昭烈畫取荆州計耳而異日蔣琬亦謂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逮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則二相所見固畧同矣曷為而昭烈下峽為羽報讐孔明明知其不然而不以諫乃追悼於已死之法孝直乎魯肅呂蒙皆孫氏智謀之臣也肅欲撫羽與之同仇及蒙為之代遂欲急取羽以全據長江羽斃而南郡並為蒙有吳之形勢張矣然鼎足屹峙併力犄角之始謀不可復就蜀固失之吳亦豈為善計乎抑孔明

懐天假之年積穀繕軍克奮後舉詎知其不能取蜀以圖趙乎厥後桓温以雄材英略談笑取蜀如振槁遂由江陵襄陽趣武關别命司馬勲出子午道軍威之振前所未有然渡灞水而不至長安則温之失也秦堅之入寇也東西萬里水陸齊進而蜀漢之兵亦順流而下使非淮淝奏捷之神速則江左事力寧不艱於運掉由是言之吳荆蜀連衡之勢可全而不可虧可合而不可散也審矣雖然吳蜀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

曰賞罰必信開誠心布公道顧雍遠不遠孔明亦能以江東數十郡抗全魏之師不過曰選用文武將吏隨能任使若夫王導寛和得衆歷事三帝備歷艱難而遂能立國江左者一百年謝安石以德度鎮物處分素定從容應敵而終能奏捷淮淝克永晉祚大抵守邊禦敵雖託之疆場之臣而制勝折衝當屬之廟堂之上事不素備謀不素講人才不素蓄視敵之來去以為欣戚茍以之撐拄目前可也若夫扶顛持危而自任以天下之重

不然碌碌庸材扳起行伍而屬之以三軍之司命不亦殆乎哉古今同是天下也而人才之乏若此可不思所以作新之乎曹公破荆州下江陵有席卷江東之志迎拒之説未决周公瑾遽畫四策與劉葛併力破之赤壁之下魏使至吳張昭折其驕蹇使退而有江東將相豈能下人之嘆而鄧芝之為蜀報聘於孫氏也從容應答并魏之後王未識天命則戰爭方始專對之才若是敵情烏得而不攝國威烏得而不張而典午過江中外大

法相授以至於我皇上甫登大寳即營緝熙殿髹漆金
刻爲座右銘罷朝則御講帷閲章疏寒暑不輟一十六
年於茲矣頃又摘六經之有關於天道者章分句析親
御翰墨爲敬天十二圖製叙跋條其顛末步趨乎祖宗
之典訓規範乎聖賢之格言仍命道山摹勒琬琰斯文
之重天下之福也季秋吉日辛卯九筵移卜先期申警
蔬食齋居言款清宮凍雨飄灑祼饗世室陰凝未舒逮
羽衛導行玉輅趣駕雲翳一掃晴景四開都人駢首以

觀天仗之森嚴天顏之肅穆而後喜可知也丙夜禁門
啟鑰臣工駿奔上端冕入就次月星明朗樂舞和愉穹
示顧歆克蕆熙事頒賀肆赦典儀備舉質以前三歲烈
風雷雨之變異思咸之慶寧易致耶豈敬天圖之作忱
念乎格不專於犧牲玉帛之薦乎天人相與之際殆未
可以私意測然以上之遜志典學豈今之寅畏而昔乃
不然乎意者鼎鼐中戒雲漢懼災天固以是啟商周之
中興與不然陰晴轉移於飜覆手間雖父母之於子

訓告保惠亦不如是之懇惻也善言天者必有以證於
人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舜之察天文以審已之當天心
與否也二曜薄蝕五緯錯行日官所書殆無虛月則乾
象之失其軌豈無其故歟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禹
之治水以九疇彝倫之敘而成功也炎官甫戢海若加
橫隄揵衝決生民昏墊則五行之失其性亦豈無所兆
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盈宇宙之間有一物不得其
所君人者之責也旱魃肆虐飛蝗遺種近畿一稔幾出

天幸東浙薦饑寧無後憂則玉燭之不調得無有任其咎者歟春秋謂一為元外吳楚而內中國小雅盡廢則吳楚交侵而中國微聖人之所憂也今敵既滅兵備不輯國威不張疆土日蹙則天道之助順何乃寂無其應歟雖然氣運之有盈虛物理之有信屈如前所述猶可諉之造化以俟天定至於人事之與天理參者抑亦有當議焉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今班序布滿簪弁森列若不乏才也而白駒空谷猶不免於金玉其音經營

日久淮蜀與壤虔劉幾盡閫制角立遇敵而莫相為援兵將怯懦濫賞而未嘗加罰折柳樊圃將何策以起其弱耶天意之未孚者既如彼人為之未至者又如此反覆參驗則禋祀之饗祐固可以覘悔禍於上蒼而德政之有闕恐未足以銷咎徵於既往或謂上之篤意務學小心事帝非不恭且恪也而陰陽家所謂百六之數適相參會其交度也固有時九曜運行迭相盈縮其進退也自有序審如是則惠廸吉從逆凶如影響惟先格王

之訓有關於省躬修行弭災兆祥者親御翰
墨纂爲十有二圖繫以聖製序跋揭諸殿幄
仍命祕館摹刻堅珉㑹季秋吉辛肇禋重屋
先期蔬食備整齋莊款謁道祖入太室祼陰
雲閣雨綏我思成玉輅戒嚴羽衛森列晴曦
穿漏塗潦以乾逮中夕皇帝入自崑崙素壁
流空珠緯交粲天顔肅穆不懈益虔端冕危
立以須拜貺辟公左右樂舞和懌望燎而退

昔帝王允蹈斯理無一步而非靈承無一念而非顧諟惟時惟幾相儆於有虞之朝夙夜毖祀申戒於成周之世於穆我后亦惟鑒茲念天命之難諶永言保之垂拱御朝緝熙清燕一十二圖經訓之鉤纂百千萬言心晝之精贍以內省致其粹精以力行體其剛健嚴恭奚待於圭幣之執馨香豈專於黍稷之薦嗚呼惟命之申以德克配惟德之配匪學則怠載籍所傳成憲斯在自後世之道學不明而先王之心法斯晦祠官祕祝之除五

時路車之增孝文非不知東心之祇肅夫何神氣集為
五彩玉杯刻曰延壽乃誤以譎詐為可憑美氣浮雲陽
之壇白雲出肅然之封世宗非不知備物以尊崇夫何
寶鼎神策之授白玉鏤牒之祕乃妄意於神人之通斯
皆悖經籍之訓惟異學之宗苟祭祀之黷奚祉福之蒙
我祖宗則不然酌情文而益損圓丘之柴燎有取乎郊
特牲九筵之禋享匪殫於公玉帶翼翼一忱洋洋如在
曾孫篤之十有六期被袞冕以見上帝五宗祀而一郊

祠往在丙申裸太室而景氣明霽胡烈風雷雨大警於登謌合享之際乃令歲秋謁清宮而霧雨慄慘胡壁月珠星輝映於壇陛陟降之宵得非遇晴而喜喜則肆而敬心弛敬心一弛帝動威而警之以抑畏因雨而懼懼則戒而聖心悟聖心一悟帝鑒觀而賚之以眷顧故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位乎兩間奈何不敬勿謂日月薄蝕星曜錯行為躔度交會之常德政失則譴見

三光勿謂旱乾水溢陽愆陰伏雖盛世所不免德政失
則兆為災變勿謂已往之咎證可置而勿問譴告所加
曷嘗虛其應勿謂晴景之協禱可卜於眷祐怠忽一萌
或移為眚咎相古之人樂不忘憂已治若未治雖休弗
敢休其在於今可弗深戒外焉強敵之憑陵內則百度
之蠱壞涉大水罔知津涯寢積薪厝火其下是宜念辛
螫之儆可不聞善言而拜欽哉莫見乎隱瞻咸咫尺莫
顯乎微舉足千里無徇其名而汨其真無縟於文而薄

於誠蠖濩蜎蜎必如我將我享之不敢惩響晦入息必
如在廟在宫之不敢斁天命不已謹終如始天命不易
罔俾失墜位曰天位保之以祇畏禄曰天禄守之以謙
牧天官不可任非才以瘝厥職天爵不可牽私恩而厚
親昵天民所當矜毋若楚炎之傷吾仁天倫所當睦盍
念角弓之親九族禮曰天秩其謹察於内庭崇卑之式
罪則天討其無忘於淮蜀虔劉之暴敢言之氣伸猶埃
氛不能滓天德之清明蠹財之穽窒猶妖眚不能厲天

上後溪劉閣學以金銀字金剛經說偈

恭以某官先生縣大乘果伍應緣示現福慧具足慈威雙運與佛菩薩同一妙明就養五綵載逢初度壽開九袠神清氣和且內梱夫人設帨紀祥甫後十日備福昌熾榮耀綾紳某幸以三生香火緣親蒙授記被檄劒外阻於稱觴大人以舊藏金銀字大士頌金剛經一軸命某為先生壽敢託此述成偈語一篇

少伸善頌

如來藏有大經卷無古無今無成壞卷之可納一毫端
舒之彌綸於法界衆生與佛同受持謂有定法便虛假
祇園食飽洗鉢坐何曾有意一場話空生强起鑿太虛
立字安名爲般若三十二相不可著況有卵胎并濕化
要知人與法俱空何須到岸筏方舍雙林大士更周遮
來對蕭翁閙拍報至今唱頌四十九同此經傳四天下
稽首後溪老尊宿第一義諦最深解以宿誓願悲濟心

來像一軸祝先生壽稽首說偈云

十方世界香水海如微塵數無邊億諸佛各以本誓願
遍坐道場作饒益稽首兩足熾盛光具有廣大神通力
剛風其上羅諸天日月星宿與梵釋手持宫殿充妙供
雨香花雲作嚴飾慈悲為車衆寶聚載以萬行波羅蜜
周游三界一彈指善行何曾有轍迹我曽禮足持祕呪
寶繪偶得唐人筆素纁一幅幾斷爛丹青慘澹古顔色
巍巍趺坐寶蓮臺冠佩環趨星拱極未論畫手入何品

成壞難以有相詰龍天守護敢不戒一會靈山儼如昔
恭惟鴈湖老尊宿佛地位人人不識偶年與世作依怙
意倦還歸弄泉石願持盡本祝修齡往與淨名分半席
刀兵之刼遍大地三界同聚一火宅要須開士運悲心
立大津梁拯羣溺豈同小乘專利已塊守空山縛禪寂
金輪慈光耀今古願與我公占壽籍向來摩頂經授記
堅拂許令親入室夜深急雪欲齊腰少室巖前好消息

乾隆御覽之寶